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63

24 August 1979

CHINESE

第二一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杨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萨拉先生

尼日利亚

克拉克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斯菲尔德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79-70598/A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问题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和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3164 和 S/13418 )

主席：按照专门审议这个问题的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富汗、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约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摩洛哥、塞内加尔、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塔比比先生（阿富汗）、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里先生（伊拉克）、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努塞贝先生（约旦）、苏蒂乍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菲拉利先生（摩洛哥）、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今天是开斋节，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宗教节日，我向所有的穆斯林致以节日的祝贺。这是一个灵性和奉献交融的日子。

首先，我要为三件事情道歉。我草拟了一份关于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发言稿，但是，听了安理会各成员的发言以后，我认为我两天前草拟的发言稿是多余的。因此，

(科威特)

我要向口译员和新闻界以及其他人道歉，因为我不按照发言稿发言，发言稿已分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发言的关键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无须再加阐述。

我要道歉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不知道我会在什么时候停止发言。我告诉我的同事说，如果我发言超过半个小时，就请他递给我一张便条。

第三，我要向美国代表团道歉。我要事先向美国代表团道歉，因为我在这里要说的重点，就是告知舆论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我可能激怒一些人；也可能激怒许多人。但他们知道我一贯本着诚意说话。我一直与美国代表团保持着牢固、积极、健全以及可以说是友好的关系。这是他们所承认的，而且他们知道我是稳健派，不鼓吹暴力。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时，我会站在理性的一方。

此外，我要公开宣布：我心情好沉重。我祝贺主席阁下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但这种祝贺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因为祝词都是陈腔滥调，几乎毫无意义的。但是，主席先生，我是因为你即将离去而感到心情沉重。新闻界问我对你离职的感想，我告诉他们——就我记忆所及——这是历史上大西洋两岸在政治上最接近的一个时刻。由于你个人的努力，大西洋的非洲海岸和美洲海岸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不少。

他们问我对你的继任者的感想。我说他的工作将会很轻松，因为你已为非洲问题的成功进展打好了基础。你在非洲人的自决权利以及其他问题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你使非洲的领导人产生了好感。在美国，你唤起舆论并提醒政治家，使他们认识到，应当更积极地关心非洲人民争取正义、自决和公平等基本权利的斗争。我说由于你的努力，你将大西洋两岸的政治距离史无前例地拉近了，就是这个意思。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总有人奋身而出成为先驱。有些登山运动员去征服尼泊尔和其他地方的高峰；其中有人遇难身亡，有人历尽艰险，也有人无恙归来，毫发无伤。这些都是先驱者，而先驱者有先驱者的牺牲精神。你是一个倡导正义事业的先驱者，但我认为你也因正义事业而受到伤害。不过，你是一个杰出的参与者，你曾

(科威特)

为高贵的正义事业奋勇向前。主席先生，我不再多说了，因为你一定知道我的感受。你知道我的名字与最近发生的事情联在一起。但是，主席先生，我必须公正地对你——安德鲁·杨大使——说，我们不仅感激你，而且要向你致敬。我不仅代表科威特和科威特人民讲话；我也代表阿拉伯人和受尽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讲话。

好了，我现在要进入主题了。为什么要举行这次辩论呢？为了为难美国么？为了孤立美国或用石油施加压力么？为了指出美国的中东政策一败涂地么？我的答复是：一概不是，我们从来不想这么做。我们心念所系只有一件事，我们只希望安全理事会讲一句公道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这有什么困难？当全世界都参与这场关于自决权利的人类大冲突时，难道这是过分的要求么？这不是一项过分的要求。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历了三十年的苦难，他们受尽痛苦、孤立、失所、忽视和凌辱，更不必说以色列每天进行的灭绝种族大屠杀了。但我们却因为无关紧要的小争执而遗忘了这些大屠杀。

不过这不重要。我对新闻界说过，我来这里交锋的对象不是以色列，我来安全理事会是要就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与美国交锋，因为以色列没有否决权，美国才有否决权。我与以色列作战的战场在中东，战争还在进行。在这里，我是就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一事以及由于美国持有否决权一事与美国作战。我不是出于不满或怨恨才说出这些话。

当我作为阿拉伯集团的一个成员毫无恶意地提议美国外交官不妨与巴勒斯坦人进行一般性的谈话时，我认为不会有人因此而违反任何文件。我们说的是什么文件呢？是基辛格于一九七五年撰写的文件，其中声明不给予巴解组织以任何承认，并声明除非巴解组织如此这般，否则绝不予以承认。

这个问题根本不公平，而且不合理。但这不是要点。要点是：除非同有关各方会谈，否则不可能认真寻求彻底和平。你不必进行谈判或给予承认。但你应当进行一般性的会谈。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有什么大不了？真犯了天条么？真的违反了美国精神和宪法的要旨么？它的要旨是什么？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熟悉美国历史。这

(科威特)

个要旨的根据是对话，不是敌意或疏远。它的根据是对话和互相让步。这就是宪法的要旨。

但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我收到了谩骂信；我甚至减少了在纽约的公开活动：除非有护卫或隐匿身分姓名，否则我不踏出家门半步。有时我很怀疑，我们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抵达了什么黑暗的幽谷。我收到一些信件，指责我同某某人联系和交往，并试图恐吓我。我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我毫不在意。但情况到了这种地步，我就必须问一下，我们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已经抵达了最黑暗的幽谷。

现在，我只想简要地评论一下基辛格先生给以色列的备忘录，大意是不承认巴解组织、不同它进行谈判。我现在是对美国人民讲话，要不然我就会采用我那个关于巴勒斯坦人自决的学术讲稿。那个备忘录使美国丧失资格——我要强调“丧失资格”这几个字——不能在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上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以取得全面和平，因为不同巴勒斯坦人会谈就不可能实现和平。而且，没有巴解组织就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不是我凭空臆说，而是确凿的事实。

巴勒斯坦人对领导人的热情拥护令我惊奇，使我认为他们也许是最团结的民族。当特尔齐先生代表巴解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身分发言时，我们都不把他放在眼内，但这是实情。我是来自那个地区的。我们不会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困境，除非我们在贝鲁特或大马士革一个难民营内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那时候你们就会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我们在东河畔学究式地、形而上学地、抽象地空谈，是不会看到他们的困境的。人们必须同我一样亲眼看到他们的困境，而我根本不是巴勒斯坦人。我看到巴解组织的民主化和民主作风，以及它如何博得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愿效忠。我叹为观止——我甚至要向百分之九十九的安理会成员和联合国会员国提出挑战，看它们能不能证明它们的制度同巴解一样民主。

(科威特)

就民主来说巴解组织比任何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或联合国会员国政府更具代表性。我说话是直言不讳的；我根据我所看到的实话实说。我们却在这里嘲笑他们。布卢姆大使昨天骂他们是“国际罪犯”。我不会反驳他，因为我不管他的事。我来这里所关切的是美国的中东外交，我要加以揭露，我要揭露美国政策的破产。

你不可能叫斯特劳斯大使或其他任何人设法取得全面的和平而不同巴解组织进行会谈——这绝不可能。你不可能同以色列人、埃及人、约旦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居民讨论有关在中东取得和平的问题，除非你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你不可能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除非你同他们的代表——巴解组织——以及该组织在这里的代表进行会谈。

我昨晚在电视上说过，斯特劳斯大使的任务是徒劳无功的。一个象美国这样伟大的国家竟然会被语义拘限，实在令人感到惊异。你怎能为了美国的利益、联合国的利益和我们地区人民的利益，承担这样一个空前重大的责任，谋求全面和平，而不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你怎能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如果你不同巴解组织进行会谈？斯特劳斯大使正在巴勒斯坦人当中找寻我遗憾地称为“汤姆叔叔”这样的内奸。但是，巴勒斯坦人应感到自豪，因为迄今——而且，我相信甚至今后——他们当中没有出现一个汤姆叔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全体一致地捍卫他们基本的、神圣的自决权利。

因此，我要通过安全理事会对我从来没有会晤过的斯特劳斯大使说，他的旅程是徒然的，除非他同巴解组织进行会谈，除非他同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巴解组织进行会谈。那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过时了，而且在外交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它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货色。美国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当事一方；这是戴维营协议或协定——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些协定——所议定的，其中说明美国将充分参与促成和平的工作。如果你不同有关一方进行会谈，你怎能充分参与其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科威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我听到国务院——甚至白宫，卡特总统本人——的一些妙论。阿拉伯世界和我国的人民对卡特总统是十分敬仰的。他是一个无比正直和坦率诚实的人。在“美国早安”的广播节目中——请注意，我破例在早上六时起床——有人说卡特总统曾经讲过，巴勒斯坦人要求一切听他们的，要不就什么都不要。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巴勒斯坦人要“一些”，不是什么都要。当然他们拒绝“什么都不要”！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大使有力地、雄辩地介绍的决议的内容是怎么说的？我要向他致敬：主席先生，他跟你一样，是一个支持人民自决权利的老战士。该决议是关于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的。我不想泄露全部的秘密，但我曾经极力劝服我的好友特尔齐先生将“国家地位”这几个字删去，使我们的美国朋友能接受这个决议。美国十分厌恶这几个字，虽然该国于一九四七年不仅投票赞成而且极力促成分治计划。但这是过去的历史，不必再回顾了。

我再说一遍，有人说美国总统曾经讲过，巴勒斯坦人要求一切听他们的，要不就什么都不要。主席先生，你是卡特先生的好朋友，请你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巴勒斯坦人愿意只要半条面包。我们不能再回到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的国家的时代了。他们现在想要什么呢？西岸和加沙：比半条面包还少。很遗憾，但我必须指出，卡特总统——我个人以及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他怀着无比的尊敬——曾经讲过，巴勒斯坦人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是不正确的。我现在才知道，卡特总统没有征询过多少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的意见。

新闻界一直在谈论“未经授权的会晤”。我真想乘直升飞机降落在白宫，同卡特总统进行一次“未经授权的会晤”，告诉他巴勒斯坦人真的想要有自己的国家——想要半条面包。他们并不想损害任何人；他们只想共存；他们想有一种认同意识；他们想拥有自己的身份证。

(科威特)

在这三个月的喧哗吵闹中，新闻界曾经问我——顺便提一下，主席先生，因为你的缘故，我成了知名人士——在我国的巴勒斯坦人是否真的想返回西岸。但这不是要点。要点在于他们想持有证件：有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如果我被解雇，我知道我有一个国家，我知道我有一栋房子。我知道我可以到哪里去——我回国不用签证。但这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要签证：甚至不准他们回国。今天早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说，他不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耶路撒冷。他有国归不得，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或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却可以踏入以色列境内，要求成为公民，并可以将特尔齐先生的房子据为己有：特尔齐先生不仅生在那里，而且出生于有一个三百年历史的巴勒斯坦家庭。约旦代表努塞贝大使出身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名门望族。几百年来——确实有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巴勒斯坦历史专家——他的家庭支配着耶路撒冷城。但努塞贝大使不能返回耶路撒冷。

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在黑暗的幽谷里？我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受尽人人的欺凌辱骂。自决是我们衡量的标准；灭绝是以色列人衡量的标准。

我们实在对南部黎巴嫩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每天约有七八十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被枪杀。主席先生，在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我们见到人们保护鲸鱼，保护雀鸟，但我们没有见到人们捍卫巴勒斯坦人。我再问一次，我们是不是在黑暗的幽谷？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先生上月前往日内瓦出席关于难民问题的会议。他站在最前线；我们钦佩他的精神。我们赞赏他关于人权的讲话，我们赞赏他对平等，对消除人类疾苦一事所表现的真正关心。他在会议上说过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历史不会原谅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历史会把我们遗忘。这些话适用于巴勒斯坦人吗？我们是不是有双重价值观？我们是不是采用双重标准？

主席先生，你大力促使美国人认识到津巴希韦人民的权利。你猛烈攻击穆佐

(科威特)

雷瓦和其他不赞成自决的傀儡，坚持没有津巴布韦人民的自决权利就没有和平；美国因而将这一点定为政策。美国这项伟大的成就应归功于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把大西洋两岸的政治距离拉近了。但巴勒斯坦人又怎么样？将一项准则或一套规则应用于津巴布韦和其他方面，而不应用于巴勒斯坦人，会有什么好处？我很想知道，巴勒斯坦人究竟在哪方面得罪了美国？

电视界的人问我：“你是不是告诉杨大使说，如果美国不弃权或不投票赞成该项决议，你就行使‘石油权力’？”我说，不，我不会天真到这样的程度。也没有其他阿拉伯领袖、外交家或政治家会考虑这样做。

我担心一件事情。你可以引述我的话，因为我现在是对美国人民讲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采用我的讲稿：我不想老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自决问题。我担心阿拉伯人与美国人之间在思想上的疏远。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国的经验。一九〇八年，一批美国医生来到科威特。在一九〇八年的时候，谁想要科威特呢？我们当时一无所有。但一批开明的美国人——主席先生，同你一样有使命感的人——却来到我们的国土，开设了一所医院。

我没有忘记我曾于一九四九年领我父亲到那所医院去看病。该医院一直是美国友好的标志，而且仍然保留着“美国医院”的名字，由美资维持和管理。说句公道话，我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于一九四九年带我父亲去美国医院看病，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很穷。

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面对特尔齐先生，我不仅感到渐愧，而且觉得这个世界有些不对劲，因为我们可以谈论各色人等甚至海洋里的石头的自决权利，不论其人数或原籍，但一谈到巴勒斯坦人，就支吾其词了。美国一点也不踊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定有些不对劲。美国已受戴维营协议的约束，而戴维营协议的措词不仅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而且不合乎规矩。规矩要求自决，没有自决就没有和平。

(科威特)

中东冲突的主要对手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美国的政策是彻底支持以色列人，牺牲巴勒斯坦人。如果美国要当一个老实的经纪人、调解人和中间人，它必须公正无私。没有人对美国有权支持以色列的生存这一点表示怀疑，但我们却对其完全不关心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一点表示怀疑。如果不同巴勒斯坦人谈判，不承认他们的自决权利，中东又怎能达致和平呢？美国不仅承认以色列的自决权利，而且承认它可以保有以武力占领的领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的想法。

上个月，我们对美国的弃权感到恼火。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有人说美国将否决一个还未面世的决议草案。我们对此也感到恼火。我们没有拟订这一决议草案；它根本没有成形。但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问题的是非曲直。

美国总统说巴勒斯坦人不想要一个国家。我在前面提过这一点。他说巴勒斯坦人要求一切听他们的，要不就什么都不要。我对此已提出了反驳。美国必须切实负起道义责任，让各民族自决。这就是美国《宪法》的精神。我在美国讲演了八年，我知道美国人不分种族都有一种不可压制的公平感。只要是他们能理解的问题，他们就有公平感。因此他们必须去理解这一事实——自决。

我们来这里参加辩论，并不是为了使任何人为难。我们来这里是要安全理事会说一句公道话：自决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一项沉于《宪章》的权利，一项沉于美国曾签署的所有国际宣言的权利。美国在签署《宪章》和《人权宣言》时曾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美国在道义上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

我们究竟可以从这场辩论中得到什么利益？在巴勒斯坦历史上，美国人民首次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优劣利弊提出了疑问。他们认识到，不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进行谈判是不会有和平的。他们认识到，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不会有和平的。他们认识到，必须负起道义责任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

(科威特)

这是巴勒斯坦人民以及美国人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的一个历史时刻。巴勒斯坦人不想置任何人于死地。他们想共存。他们不想剥夺任何人的权利，但他们想过象样的不受屈辱的生活，三十年过去了。这是满纸苦难、贫困和折磨的一页历史。但我必须指出，我要向巴勒斯坦人所表现的忍耐和希望致敬。他们对未来所抱的期望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在难以形容的痛苦、悲惨和委屈的处境下表现了高尚的情操。

我可以说不下去，但现在不是时候。我就说到这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说。

主席：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我以非常崇敬的心情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你的政治远见、外交才干和美德使你在联合国同事中享有威望。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你的前任，理查德先生，他主持安理会七月份的工作，表现优良。我们将极为怀念他同我们共事的这段期间。

今天，谁也不能认真否认中东问题的任何政治解决的核心就是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取得国家独立和巴勒斯坦主权的权利。

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或者说，按照联合国先前的决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同其他各方平起平坐地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一切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努力、讨论或会议，难道还有任何有理性的政治家能够否认或怀疑这一点吗？

这个世界已一再见到的事实证明，在受款人缺席的情况下清算帐目的任何企图，诸如背着阿拉伯人民发动种种单独交易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让我们以戴维营的交易为例。那些参与其事的人，除了别的以外，就以色列从其自侵略中夺取——并且按理应该放弃——的领土该得到什么好处的问题，同以色列谈判。但以色列难道有资格向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向实际上并非以色列国一部分的一块领土上的居民，提出任何种类的“自治”或“自决”的建议吗？

以色列企图向那些人提出某种缩小的自决办法，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以色列打算兼并这些领土。所谓西岸和加沙纲领是狡猾地企图抹煞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以色列部队应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项事实。

戴维营交易之所以不切实际，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来：那些参与其事的人企图坚持藐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忽视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忽视巴勒斯坦问题。

戴维营交易设想的所谓巴勒斯坦人自治，实际上正是要阻止阿拉伯巴勒斯坦人

(捷克斯洛伐克)

民享有巴勒斯坦自决和主权的权利，延续以色列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殖民。因此，阿拉伯国家当然要坚决驳斥这些企图。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理事会最近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再度驳斥了那些参与戴维营会谈的人的政策，这个政策已使以色列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同胞加强镇压，对独立的黎巴嫩加紧侵略。巴勒斯坦中央理事会一致坚决反对那种忽视或侵害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办法。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要求。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正式访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期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叙利亚联合公报，再度确认了这个立场。该公报谴责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和剥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重返家园的权利、自决权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除非中东问题能够全面地解决，除非以色列部队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除非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除非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存在与安全能够获得保障，否则中东地区就没有也不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

惟有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在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全体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都参加的情况下，才能达成这样的解决办法。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准备在安全理事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大使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13514)，这项决议草案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国家独立和巴勒斯坦主权的权利。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他们已连续三代无家可归。历史正义是在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这一边的。

主席：谢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请让我热烈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你致敬，你个人的勇敢、热情和正义的品格，对于增进了解，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关心事项的了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将能有效执行职责。你将来离任时，我们会感到依依不舍，但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成就和贡献。

我也愿借此机会重申对你的前任艾弗·理查德大使的感谢，他能干而有效率地主持了我们七月份的事务。我们也将怀念他，不仅因为他堪为模范的能力，而且因为他的友谊与风趣。我们祝他万事如意。

我们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开会，全世界前所未有地关注我们的审议结果。问题的核心很简单。一个民族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他们被外人赶出家园，因而要求纠正这种严重的不义行为。本质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民族为争取自决权和实现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而斗争。但有人有意掩盖这个现实，从人道层面而不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二十五年来，尽管有大会的两项重要决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第181(II)号决议，载有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第194(III)号决议，设立了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并承认愿返回家园，与邻居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这样做，如果他们决定不回去也应获得公正的补偿——但仍然采取这个错误的态度。从那以来，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忽视，否定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湮没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在不无视一切人权准则，无礼地把他们当作不幸的难民来对待。那些仍然留在领土上或成为进一步非法占领的受害者的人，沦为二等公民，生活在军事占领所造成的永恒敌视的目光下。

经过二十五年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散漫零碎的讨论后，大会于一九七四年终于全面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包括历史、政治和法律的所有各方面。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明确指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权力。该决议极力主张巴勒斯坦人民有权

(孟加拉国)

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并通过他们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与任何和平谈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获得具体的承认，成为有八十六个成员的不结盟会议——伊斯兰会议，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正式成员，并通过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取得联合国常驻观察员的身分。

一九七五年，大会第3376(XXX)号决议设立了有二十三个成员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其后几年，大会分别通过其第31/20，32/40 和 33/28 号决议，赞同并通过委员会报告所载建议，视为大会的建议，并一再延长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以推动这些建议的执行。派给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会议，主要是针对托付给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任务。但是除此之外，全世界开始产生的一致意见，也使得安理会必须公正地面对巴勒斯坦权利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内容和方向——基本要素——的看法已经具体化。

我国代表团要向福尔大使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成员致敬，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贡献至巨。我们一贯认为，委员会的建议的确是一个持平的和平处方，在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声明中必须反应其基本要旨。特别使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委员会成员的主旨动机，要使他们建议的执行能在联合国范围内作出贡献，并能助成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

安理会不能再阻挡和忽视国际社会的愿望了，否则就要危害和平、加深不义。现在已很明显了，一项公平的解决方法决不能继续局限在死板的第242(1967)号决议范围之内。从那时至今十二年来，事态有了重大进展，发生了我们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实质转变。四百万巴勒斯坦人不能这么简单地被忽视，仿佛他们不是人一样。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这个现实。第242(1967)号决议也不能引申来为非法和扩张主义辩护或通过诡辩来掩盖宪章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规定不许任何国家实行征服和扩张政策，不准任何国家享有侵略的果实，不能否定任何人民回返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

朝向所谓全面解决采取单独行动，而避开中东冲突的中心问题——巴勒斯坦人

(孟加拉国)

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问题——就等于是招引暴力，包庇非法行为。

孟加拉国特别注意到，尽管以色列推出它自己独有的和平处方，但仍然实行根本违反和平的政策。以色列违反宪章和联合国的决定，继续非法占领阿拉伯土地，一再肆无忌惮地侵略黎巴嫩。它继续在显然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移民点。它继续不断地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权，否定他们不可剥夺的建国权利。以色列实行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方案，来改变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和阿拉伯特征。我们不能不斥责以色列的行动。我们注意到，埃及和美国都表示不同意以色列对所有这些问题采取的行动。显然，以色列的目的不是谋求中东的全面和平。它的目的显然是要在联合国权限范围以外进行一项政策，使联合国对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和决定都徒劳无功。

孟加拉国已一再地在安理会和大会上表明它对于什么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公正持久办法所持的立场。孟加拉国坚决相信，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须要以色列立刻彻底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圣城在内的一切被占领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我们在安理会上听了巴解组织代表的发言和他激动的正义呼声。我们期望安理会采取行动，扭转这个目前更加猖獗的否定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国家主权的不可剥夺权利的趋势。我们相信安理会将能应付当前的考验，响应无告人民的请求，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从而助成中东问题的公正全面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曾指出：

“在世界史上，国际组织的行动从未对一个民族的命运产生过有如联合国的决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所产生的那种决定性影响。”

安理会的行动就更是举足轻重了。我们现在正处在关键的转折点，我们有机会通过及时一致的行动，铺出一条达到公正持久和平的道路，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发生更多的冲突和世界大战。孟加拉国相信大家能够选择和平，也必将选择和平。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陈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同时对你即将离任表示深切的惋惜，并预祝你今后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中东的局势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而巴勒斯坦问题则是整个中东问题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自一九四八年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第一次侵略战争以来，一直顽固坚持侵略扩张政策，非法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和大片阿拉伯领土，把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民赶出了自己的家园，使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丧失生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至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色列当局的这些罪恶行径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继续一意孤行，同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阿拉伯人民为敌。

近几年来，以色列当局为了进一步推行侵略、扩张和兼并政策，处心积虑地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它接二连三地大举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袭击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营地，野蛮屠杀无辜平民，给黎巴嫩南部地区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局在它所强占的阿拉伯土地上继续进行定居活动，千方百计地改变整个占领区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以及人口组成，企图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这些事实只能说明，以色列当局仍在顽固坚持侵占阿拉伯领土、反对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反动立场，而他们所高唱的“争取中东持久和平”的美妙词句，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以色列侵略者之所以敢于如此蛮横和嚣张，是由于得到超级大国或明或暗的支持。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和全球霸权，各自采取不同的手法，或者明显地偏袒以色列，或者在实际上纵容以色列并侧重在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挑拨离间，阻挠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显而易见，要使中东问题真正获得解决，就必须坚决反对和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和破坏，并加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共同奋斗。

( 中国 )

长时期以来，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为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收复阿拉伯失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坚决支持。一九六五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武装斗争，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不断给予以色列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一九七四年二十九届联大通过的第3236(XXIX)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三十届联大通过的第3376(XXX)号决议，纠正了多年来联合国有关决议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问题说成是什么“难民问题”的错误态度，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享有自治、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确认他们有权采取一切手段来恢复其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呼吁各国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这种改变反映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要求，也是他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结果。“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就是根据第3376(XXX)号决议建立起来的。我们赞成该委员会报告中一切重申或符合上述两项联大决议的内容。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应毫不迟疑地通过决议，确认上述两项大会决议中所包含的并由委员会报告中所重申的各项正确原则，以利于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中东问题的公正解决。

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坚定不移地主张阿拉伯被占领土必须收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重返家园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必须实现。实现中东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依仗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的伟大力量。我们衷心盼望阿拉伯世界各方能够互相谅解，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以加速自己胜利的到来。

主席先生：谢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你就要离开我们，这使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最后完成的任务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

差不多三年来，你证明了你<sup>对</sup>联合国和对和平事业的热心，我国代表团看到你<sup>要</sup>离开我们而衷心感到极大的遗憾。

我们将怀念你对本组织大部分重要问题所作出的贡献。

你竭力用你的才智、心意和声望来解决这些问题，减少许多紧张和改善一些局势。这是不会被忘记的。

作为一个与我们有长久密切联系的伟大国家的代表，你给你在这里的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光彩。

请允许我对你个人的前途和今后所负使命的成功，致以良好的祝愿。

我要对上月份主席艾弗·理查德大使说几句表示敬意的话。五年来他在他的工作上不仅表现了他从国会经验中得到的权威和口才，和从法学训练中获得的精密思考，并且表现了幽默感，有时略带讽刺但是总面带微笑，这样常常就能提神而打破我们辩论的单调。谨请联合王国代办向他代为致意，和转达我的友谊。

安理会这次开会审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是继续曾经举行过几次而于一九七七年十月终止了的辩论。我不再重复我国政府对该委员会工作的保留，我们认为该委员会未能常常充分地考虑到关于一个特别复杂局势的所有事实。但是，我极感兴趣地聆听了法尔大使在今天上午的发言。

事实是，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安全理事会，被要求在今天举行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问题的辩论。无疑的，最好的做法是，把整个中东问题作全面的讨论。但是我们了解到，巴勒斯坦人民对于他们所处的情况深感不耐，我们的辩论至少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加以注意。

法国代表团曾经在安理会一再地说明了它关于在中东建立公平与持久和平的条件<sup>的</sup>看法，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和六月。我们认为——我要在这里明白地重

(法国)

重述一遍——真正的解决办法，各个因素是不能互相分开的，必须顾及全体。

阿拉伯国家力争的，是恢复其领土完整的权利，这需要以色列撤出从一九六七年冲突以来所占领的领土。双方争论的另一点是，该区域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在安全的公认的和有保障的疆界内过和平生活的权利。另外还有一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权利。

如果安理会想要满足人们对它的希望，就一定要设法调和这些问题。它已经通过了关于其中两个问题的基本决议——即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这两个决议现在仍然完全有效。然而，第三个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权利——还找不到一般可以接受的定义或表达。诚然，我们不能为有关各方来决定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性质和地位。但是，很明显地，任何解决的办法必须把这个因素与其他因素一同考虑才成。

最后，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问题，我要重申我的前任于一九七六年在安理会很清楚地说过的法国立场：就是，我们认为与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比较，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问题是一个从属的问题，与那三个主要问题的不能分开正如那三个主要问题之互相不能分开一样。的确，在我们看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一切被承认的权利的方式，必须在和平谈判解决的范围内来作决定。

象以前的几位发言人一样，我要指出安理会处理中东的冲突问题已有三十多年了，它的责任和任务就是尽一切力量寻求全面的解决，只有靠全面的解决才能在该区域获得公正及持久的和平。这就要我们所代表的国际社会适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执行解决办法，并帮助建立为有关各方的安全所必需的互信气氛。

我肯定地说，作为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我国愿意参与提供这样的保证。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曼斯菲尔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谢谢你昨天对艾弗·理查德先

生所说的友好的话，我已经转告他了。 我也要吧法国代表对他所说的话转告他。

其次，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的确高兴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尤其是在对中东局势进行重要讨论的时候。 你特别适合担任此项任务，而这是你担任此项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我们感到惋惜。 但是你将留下很好的声望，联合国的许多人将怀念你的诚挚、温和和勇气。 我们祝你以后的事业成功。

英国政府在中东的目标是促进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我们关心的是避免采取一切可能使寻求和平增加困难的行动和决定。 我们继续认为达成公正和持久全面解决的基础是如第 338(1973)号决议所要求的，彻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 第 242(1967)号决议规定了和平的条件：要求以色列占领军撤走，并重申以色列同该地区所有的国家一样，有权利在安全及公认的疆界内与其邻国和平共存。 这些原则是平衡的，不可削减。 我们对执行这些原则的承担是全心全意的。

但是第 242(1967)号决议所说的是阿拉伯国家如何同以色列和平相处。 没有涉及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 该决议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认为他们的身份不仅是难民而已——第 242(1967)号决议所承认的身份——而是具有政治权利的一种人民，与他们现在居住国的人民是不同的。 该决议没有考虑到，需要给巴勒斯坦人民机会表达他们的民族特性和在国际社会中占一适当地位。 国际社会已日渐认识到他们的要求合理，并承认他们的正当权利。

我国政府深信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中东冲突的中心问题。 他们必须能看到他们在该地区的前途。 他们必须充分参与任何的解决办法，和能够参加其谈判。 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不能获得巴勒斯坦人民的普遍赞成，是不能够持久的。 总之，我国政府认为解决办法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包括他们有自己的土地的权利。 这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国政府完全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苦境，尤其是那些继续生活在外国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沦为难民——有些已三十年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苦境。 这一人道问题是不能无限期地置之不问的。

( 联合国 )

我们不能忽略目前正在作出认真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目前关于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前途的谈判，就是与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有关的。我们愿这些谈判进行顺利并希望能够成功。我国政府相信，如果结果能够达成被占领地区的真正自治，作为它们地位最后确定的过渡阶段，这不仅有助于缓和居民的处境，并且是向全面解决的路上迈进一步。

安全理事会在中东局势中长久以来发挥了作用，使它有能力和影响事态的发展。因此，安全理事会设法使解决办法所根据的原则更为精细是对的。但是，不应破坏已有的成就。我们必须使安全理事会的影响力作出积极的有邦助的利用。我国政府始终最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应予补充，而不是替换、修改或曲解。它的原则必须继续是和平谈判的出发点，同时需要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

我们也认识到，第242(1967)号决议和它所体现的原则，还没有为所有希望被认为是争端的一方而有参加谈判权利的人所接受。这一直阻碍了寻求和平，阻碍了寻求使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决定其本身前途的方法。如我所说的，我国政府认为，单单第242(1967)号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是不够的。但是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和那些自称代表他们发言的人应明确地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中的原则，特别是该地区所有国家，必须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在安全和公认的疆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如果巴勒斯坦人民要实行自决，必须是明确地在和平解决的范围内，要确认并于必要时保证以色列的和平与永久存在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希望那些尚未这样做的各方，表明它们无条件地接受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和它们愿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谈判解决。我国政府再次促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采取这一步骤。我们认为把这视为一张讲价的牌是根本错误的。如果和平谈判要想成功，这是一项必要的步骤。那些想要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没有比这一步更能确立其代表资格的了。

同样地，我国政府要促请以色列政府全心全意地承认，如果要想达成持久的解

(法国)

决，就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 我不相信以色列政府拒绝面对这一问题，会对和平有利。 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不能也不会被忽视的。 最后，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必须坐下来一起谈判。 问题拖延愈久，谈判就愈加困难，暴力所造成的伤亡也就愈大。

向前迈进重要的一步，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我们应继续努力，使这一步能够实现。

主席：我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我们现在知道，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比我们任何人担任这一按月轮值的职位，都更短暂。 因此，在你离去前夕，我们益发想要向你表示我们的敬意，向你说明我们是多么赞赏你的通情达理和专业才干。 你为你的信念战斗和坚持不移，将是我们永怀不忘的榜样。

我也要再次向前任主席艾弗·理查德大使表示敬意，他以我们公认的、卓越智慧主持七月份工作，树立了一个模范。

我国对中东局势的立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立场，已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表明。 因此，我要再次重申，我国支持该区域的公正与持久和平。 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政治权利，包括其自决权利，和自己家园的权利，方能达到这样的和平。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流亡异域的痛苦和酸辛，我们认为问题的需要解决日益迫切。 我们代表的国际社会良知需要将这个问题解决。

似乎我们都认为，要建立这样的和平也需要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 这样在尊重该区域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情况之下，以色列撤出在一九六七年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以后——因为那样的占领是不能接受的和非法的——就能够使大家都在安全和公认疆界内和平相处。

(葡萄牙)

巴勒斯坦人民有其自己家园的权利，是与保障以色列国内的存在相连的——我国政府认为如此——我们要毫不含糊地申明，为了和平，所有有关各方应明确地接受这一点，为了这一点是应竭尽全力的。

主席：我谢谢葡萄牙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就座并发言。

苏蒂乍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先要为你担任八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向你表示真诚的祝贺。你的经验和才干将能帮助安理会以公平理性的精神对它面前的问题找出一项解决的办法。我国代表团获得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许可，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你，和通过你向安理会所有成员国，表示感谢。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艾弗·理查德大使极为能干地主持了七月份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我也要向他表示敬意。

安全理事会现在审议的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被本组织认作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以特别重要。我们不能设想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而不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很高兴安理会召开了这些会议。这些会议已等待了很久，事实上自从一九七七年十月召开过最初的几次会议以后，便休会作新的协商。从那时起，国际社会便不断地提醒安全理事会需要根据大会第三十一届，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认可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来寻求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适当措施。

应指出的是，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发生的事不但不能使我们接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解决，反而使它更为遥远。第一，因为以色列倔强地继续对巴勒斯坦领土的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非法占领。第二，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操纵，拖延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由于以色列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使巴勒斯坦人民数十年来遭受无法形容的苦难，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财物和厂史遗产，变成了难民。

以色列的领导人，下流无赖更加上贪婪无厌的扩张主义野心，对他们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在其他各处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难以形容的侵略，蓄意侵犯允许巴勒斯坦人民避难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四次征服的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的土地已扩大了四倍以上。最近，以色列的领导人竟无耻地宣布，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以来用武力占领的约旦西岸和加沙地带是他们国家的心脏地区，声称在那里有建立移民点的主权权利。这种论调，配合了武力和肆无忌惮，清楚地表示了以色列把它征服的权利置于人民的，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之上，这是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决议的严重挑战，构成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深为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挑战，至少到目前为止，安理会的确是软弱无能，不能采取适当步骤，终止以色列的侵略和压迫。安理会的一筹莫展，使国际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以色列狼子野心的帮凶。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以色列的侵略有增无已，恣意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军队向巴勒斯坦难民营越来越凶狠的进攻，造成无辜人民许多生命的丧失和苦难，再度显示以色列对联合国的狂妄态度，执意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使该地区永无宁日。

最近有解决中东问题的尝试，但其动机不是为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我国代表团以日益关切的心情注意着目的在以几项单独的协定实现所谓“和平”的这些花招，我们认为这个做法基本上是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达成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相抵触的，因此，不能作为公正与持久解决中东危机的基础。这些协定已经引起阿拉伯国家方面的剧烈反对，这种反对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于三月间在巴格达举行的会议上以有力的言词所表示的，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不要支持一项构成“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阿拉伯国家权利，以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约。我们认为，任何努力想要解决问题，达成公正和持久解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决的办法，一定要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所宣布的原则，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大会第 33/28A 号决议的原则，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4 段宣布：

“……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定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决议的范围内，以巴勒斯坦人民充分实现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础包括返回其家园并在其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才能生效。”

如今日趋恶化的，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的中东局势，就是想在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下解决中东问题的直接结果。这种企图鼓励了以色列立意反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的领导人狂妄地说，以色列决不撤到一九六七年以前的边界，耶路撒冷永远是以色列国的首都，约旦西岸或加沙地带永远不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这就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以色列立意反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立意霸占它用武力夺取到的领土永远不走。

巴勒斯坦人民和国际社会寄有厚望的安全理事会，在等待了这样久之后，这次应当能够按照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采取适当的步骤了。关于这一点，安全理事会已经有了一项塞内加尔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载于 S/13514 号文件内。我们认为，它的内容至少是符合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协商一致意见的，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将按照整个国际社会所表示的愿望，克尽安理会的责任，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受了三十多年的羞辱，在以色列暴虐的镇压、恫吓和侵略行为之下，饱受极大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明显的，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恢复其自决、独立和民族主权的不可剥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一项正义的斗争，正日益获得全世界珍视和平、自由和正义的力量的更大支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再次重申，它全心全意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唯一真正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所进行的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深信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光荣的胜利。

主席：我谢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的议席就坐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你的勇气，赢得了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赞赏。你的立场表现了无比的勇气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的理解和同情。你快要离开联合国了，我们感到依依不舍。我相信，本组织的所有同事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祝你一切顺利。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大使艾弗·理查德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干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月份的工作。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问题，又回到我们的议程上来。虽然这是一个无需我们再进行辩论的问题，但摆在面前的一个严峻事实是，我们不要忘记本国际组织必须纠正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的非正义状态。

我们感谢联合国承认和支持其他民族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联合国欢迎这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成为新的独立国家。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联合国必会成为世界社会的真正代表。但令人悲叹的是，在中东问题上，联合国迄今还是无法行使它的全部权力，来协助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这项失败对世界和平事业投下了灰暗的阴影。这样继续下去，一个全球性的巨大冲突的可能性将隐隐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因此，联合国应对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充分的、毫无限制的支持。这不仅是一个坚持崇高原则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中东冲突的关键是在于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遭受剥夺的这个极端重要问题上。这个简单明了的根本因素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想为巴勒斯坦人民索取什么特权或特别待遇。我们要求的，是将给予所有其他民族的基本民族权利也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并且消除过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所遭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受的残酷待遇以及纠正这种不正义的状态。 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起码的正义感，和一颗分辨是非的心。

无论是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或一九六七年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都有权返回自己的家园。 我们知道，联合国已通过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决议，但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要使它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巴勒斯坦人民不再需要任何怜悯，他们正在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偶而一洒同情之泪是不够的。 同情只能减轻痛苦而不能治愈创伤。 现在正是致力于治愈创伤工作的时候，也是以实际行动来对巴勒斯坦人民表示深切同情的时候。

这样做，不仅在道义上履行我们对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义务，而且也执行作为本国际组织的会员国所应尽的责任。 不用说，要使世界人民相信联合国是一个健全和有声望的国际组织，就必须采取能够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果断而实际的行动。 长久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等于根本放弃以正义与平等为基础的这个国际和平的理想；等于接受以“强权即公理”作为和平的基础这个侵略者的原则，同时也背弃了以《宪章》为基础的正义准则和国际法所体现的一致赞同的各项原则。

投身于自由与独立斗争的人民，必然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行动中得到磨炼；在艰苦的战斗中，必然会涌现出无数英勇的儿女。 他们将会负起这个带领人民向最后胜利挺进的任务。 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就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尽管联合国已承认了许多民族解放组织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引人注目的是，新老殖民大国仍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合法的组织。

尤有甚者，美利坚合众国竟然宣布，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某些先决条件，美国将永不承认这个组织。 我们认为，将这些先决条件强加于人是蛮横无理，这表现出一个大国的不负责任的立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这是极为明显的事。 没有该组织的平等参与，就不会有任何实际的进展。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我们真不理解，美国怎能对这个不正义的立场进行辩护。

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享有自决的权利。我要明确地指出，基于这个信念我们将随时准备接受巴勒斯坦人民自己所决定的未来方向。我认为，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都必须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因此，所有期求和平解决的人士都必须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谈判。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利坚合众国策划下签署的那项可耻的条约。该项条约的签署国篡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他们冒充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只打算使巴勒斯坦人民永久受治于人。他们把管理巴勒斯坦境内排除污水系统这类卑微的工作交给巴勒斯坦人民。

我们认为戴维营协定以及以色列与埃及签署的所谓和平条约和任何由此产生的其他协定一律无效。此外，我们认为，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仅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大侮辱，而且是对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的一大侮辱。戴维营的签署国以仲裁者自居，企图主宰中东历史的进程，以为可以将权力强加于联合国。我们要谴责这项阴谋。我们要向它展开斗争，我们认为，联合国也应该向它展开斗争。显而易见，这项可耻的条约使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在中东的政治舞台上制造更多仇恨、不满和猜疑；显而易见，这项条约对在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构成真正的障碍；这项条约不但使犯罪者逍遥法外、推卸责任，而且助长了那个犯罪者，即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推行它的扩张主义阴谋，使它继续在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领土开拓殖民地，日以继夜地滥杀黎巴嫩南部的无辜人民。事实上，正当我们在这里发言的时候，黎巴嫩南部大部分地区就遭到以色列的狂轰滥炸。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积极参与谈判、拟订和签署这样的一项公正和平的条款，中东就永不会有和平。戴维营协定和单独的和平条约只会进一步危害中东局势。为了重新展开在中东谋求公正、持久与全面和平的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过程，首先必须取消戴维营协定及消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认为，联合国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唯一适当的讲坛。

我知道有些大国，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对这一点持有保留的意见。他们提出了一些准则，作为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理由。举例说，他们辩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自由选出来的。我向美国建议：首先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让他们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然后我们大家都对选举的结果予以支持。这样巴勒斯坦人民将会决定谁是他们的领导。但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他们的自决权利。

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曾经屡次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严厉声讨犹太复国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他们理直气壮地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同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是一丘之貉。他们已经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只是纳粹德国的变形。作出这样的国际裁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一九四八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是一笔血泪史。在尚未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以前，中东就不会出现和平。我们都很清楚，由于美国所投的反对票，本机构已陷于瘫痪的状态，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我们认为，滥用否决权，不仅给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造成更多的伤害、痛苦和流血，而且会对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造成巨大的伤害。目前正是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必须正视中东这个爆炸性局势的时候，也是本国际组织致力防止中东再次发生一场灾祸的时候，因为这场灾祸不会局限在我们这个地区。与此相反，中东如果发生新的冲突，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可能遭受威胁。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的成员履行它们的责任，运用它们的权力来纠正这种不正义的状态，对侵略者予以谴责；坚决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最后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感谢塞内加尔大使兼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法尔先生，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委员会的认真负责、公正无私和勇敢果断的工作作风，确实令人钦佩。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也以同样的方式执行工作。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菲拉利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以摩洛哥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八月份的主席职位。这是安理会对贵国尊敬的表现。摩洛哥同贵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许多年以前。主席先生，你我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信赖的关系，对于你的政治上的勇气、伟大的道德精神和杰出的才智，我一向都是十分赞赏的。我们大家都尊重和敬佩你，你判断精明、才智敏捷，而且长于分析国际问题，尤其长于分析第三世界的问题，这使我们感到，你将来离任之后将使本组织蒙受一大损失。我们祝你未来工作胜任愉快。

主席先生，我还要向安理会前任主席理查德大使表示敬意。这种敬意是他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卓越地履行了联合王国驻联合国代表所应尽的职责。

最后，我要多谢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允许我以摩洛哥作为伊斯兰会议主席的身份并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所主持的耶路撒冷委员会的名义，代表摩洛哥发言。

毫无疑问，中东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已成为伊斯兰会议最为关注的一项主要问题，因为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已进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这项报告已载于S/13164号文件中，是以未来的行动为目标并经过认真草拟的一份报告，其中所载的建议是有法定的根据，并且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的。我们认为，以这些建议为基础，是可以推行一些各方都会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因为这些建议会使和平的前景更趋接近，并且会促进人们实现和承认普遍接受的权利。

(摩洛哥)

我要热烈祝贺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我的朋友委员会主席法尔大使。众所周知，法尔大使是一位老练和卓越的外交家。我们知道，联合国档案中的文件就象汗牛充栋，多不胜数，这些文件载有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为谋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而通过的种种方案。很不幸，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一直是束手无措，无能为力。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对一个清楚明确、无需置疑的问题已辩论了几十年，但最后还是是一筹莫展，进退维谷，逃不出这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目前的境况也一样，这是因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即巴勒斯坦问题一直受到忽视的缘故。

这种情况从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过去，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曾对一些类似的问题作出了决定。在本组织的会员国中，就曾经有许多国家由于行使它们的自决权利并获得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承认，从而加入了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分子。为何过去有些国家可以这样做，而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却不能这样做呢？我们认为，这种不正义的状态必须纠正。

必须纠正这种状态的基本原因有两个。首先，安全理事会过去曾经就中东局势通过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我们相信，除非安全理事会认识到要贯彻执行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就必须加添第三项要素，中东局势就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个要素就是给予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我们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撇开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问题又怎能获得合理、公正与和平的解决呢？

我以整个伊斯兰民族的名义在这里声明，我们将坚决致力于对这个关系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问题寻求一个全球性的合理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近东问题的核心，任何解决办法如果不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和不归还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必然是片面的，穆斯林世界是不会接受的。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在全世界到处鼓动人们承认，在其他国家居住的所有犹太人，即使从来没有见过巴勒斯坦或甚至从来没有踏过巴勒斯坦

的土地，也有权移居以色列；另一方面，以色列却继续剥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并在行动上阻止他们行使这项权利。

我们不能继续忽视过去三十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为恢复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展开的英勇斗争。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权利是不能转让和出卖的。这些权利曾经在大会第3236(XXIX)和安全理事会第452(1979)号决议上庄严地得到确认。我们重申，我们必须支持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和争取独立及民族主权的合法权利。我们认为，这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

伊斯兰会议一贯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并要求它从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返回家园和自决的权利。伊斯兰会议还呼吁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穆斯林民族还在所有伊斯兰会议特别于一九七九年在非斯举行的会议上重申全力支持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特性，并坚决表示要解放这座圣城，重新建立阿拉伯对它的主权。

以色列通过不同的发言人重申耶路撒冷的主权永远不会归还给阿拉伯，耶路撒冷永远是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这样做等于公然蔑视伊斯兰民族和良心，等于否定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特别确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特性的所有决议。更难令人理解的是，以色列称它遵守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但与此相反，这项决议显然却要它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领土。

我们必须提醒以色列注意，圣城耶路撒冷是整个穆斯林民族的不可磨灭的精神归宿，千千万万的穆斯林教徒非常关心耶路撒冷的前途，因为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一向是具有吸引力的宗教中心。

我要提及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和三日耶路撒冷委员会在非斯通过的第2号决议。委员会请安全理事会：

(摩洛哥)

“采取切实的步骤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停止对圣城耶路撒冷及其他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不断进行的侵略。”

今天，安全理事会收到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编制的一份决议草案。尽管决议草案的内容没有完全反映出穆斯林民族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合法愿望，但我们还是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份草案会引发起一个可以调解各种对立观点的过程，并且得到安理会的肯定。

最后，我们相信，以色列终于会认识到，它一贯顽固推行和鼓吹的政策只会引导到死胡同里去；它决不能拒绝给予别人自己不断要求的东西。现实和智慧逼使我们再次确认，在该区取得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办法，是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众所周知，中东正在经历一段危险的危机时期。这个危机随时会爆发成为一个比从前更为险恶的冲突。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依照该地区人民的愿望来提出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准则。安理会必须为流放了三十年的巴勒斯坦人民申张正义。如果安理会不想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它就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国际社会要求恢复那个流离失所的民族权利的呼吁，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如果不这样做，安全理事会就辜负了所有人的希望，这样中东危机就会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主席：谢谢摩洛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请他到安理会的议席就坐并发言。

埃尔拉普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精明干练地主持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非常重要而棘手的问题的讨论，表示敬意。我对你决定离开我们表示遗憾。我祝你愉快并祝你新开创的事业成功。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它是本组织成立之初，一九四七年通过意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的大会第181(II)号决议后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从此，巴勒斯坦人民三十多年来，历尽悲惨的逆境，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自决的坚定努力未尝间断。尽管在国际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连续不断的苦难和错误的源头。没有正义，中东自然就没有持久的和平，要伸张正义就需要承认和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他们自决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多年来只限定在难民问题上考虑巴勒斯坦问题，最后才由大会的各项决议接受并确定了它的基本政治问题。国际社会绝大多数都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在这个方面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个决议，一方面进一步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和回归家园的权利，另一方面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是同建立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直接有关的主要当事者之一。后来，大会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并在第3375(XXX)号决议内决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与其他有关当事者平等地参加与中东有关的一切国际努力。土耳其支持这些决议。我们在这方面的支持是基于全世界普遍承认自决权利和尊重联合国宪章所尊重的各项原则。

为了使这些决议中的规定转化为行动，并为了草拟执行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所列举的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方案，大会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土耳其是其中的一个组织成员。该委员会已建议了一项方案，大会在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最近连续三届会议上对这项方案表示赞同。过去两年来安全理事会为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而采取具体的行动遇见了一些困难。

(土耳其)

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相信，大会已经赞同的这些建议已对加强注意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需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由目前正在开会的安全理事会来处理中东问题实质的巴勒斯坦问题并承认和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现在正是时候了。

正如同我国代表团过去几次在本组织不同的机构上的声明，土耳其坚决相信，中东问题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的考虑才能取得，这些权利包括他们决定自己前途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目前辩论的成果必然会成为寻求中东问题全面解决的一项重要贡献。

我想重提我们认为这种公正持久解决办法应该遵守的原则和基本规律来结束对这个问题的发言。

中东的政治解决办法首先不仅应责成以色列撤出它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而且还应承认和落实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同时还应依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

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并欢迎按照上述原则在该区域倡导的任何和平倡议。

主席：我很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打算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已经辩论了三十多年。我们大家都同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关键所在；而且在寻求解决办法时必须顾及并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如何解决问题的意见虽然非常分歧，但是这项辩论已证明继续向前迈进的重要性。

过去有太久的时间徒逞口舌和暴力之争而很少对唯一能促成承认和落实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讨论和谈判过程作出贡献。

结果，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迄未解决。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美国就其本身

(美利坚合众国)

最后，我要说，我们很赞扬这场辩论的意义，和自始至终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

我冒昧地不以我国政府的代表的名义而以今天在场各位的朋友和同事的身分来讲几分钟的话。我这样冒昧因为我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时候离开安理会不是我的计划。我几乎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件事，既然发生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事实上，我把它当作是安理会工作的一部分，我离开你们之后，我还想与它的工作维持长久的联系。

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扭转了我们同世界其他许多部分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你们当中许多人也提到这一点。当然，最明显的是同非洲的关系，但是在我出席安理会的早期我们的关系或许也是如此，那时所谓的“五人邦”——即安全理事会的欧洲和西方成员——共同努力开始想促成纳米比亚国家和平地过渡到多数的统治。

我们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当然有所改进，与其说是我的工作的成果，不如说是目前这个政府几乎立即开始进行了一项国家政策，它与巴拿马国家就巴拿马运河的使用以及责任和权利的转移问题议订了一个协定。由此，我们同拉丁美洲的关系才大加改善，我们在这个半球上，获得某种尊重和参与。我们长久以来所追求并且乐意分享的发展。我必须说，即使我们过去两年半同苏联的关系也有非常明确的进展，因为我们已议订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并就我们在这个世界如何共同努力充分实现我们共同赞成的原则和避免我们可能在意见不一致之处发生冲突，达成了谅解。

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进展。我们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较好的基础，虽然该地区目前还存在着紧张和问题。

我认为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促成了目前这种辩论和对话，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这些讨论所取得的进展是长期会谈和谈判的一部分，这些会谈和谈判已进行多年，目前我认为正要开花结果。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我们在同新友人和同伴扩大交流、加深关系，以寻求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同我们的盟友和以色列国维持友谊并履行义务。

(美利坚合众国)

而言，已保证寻求中东的和平，其中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各方面。

对和平的寻求已取得第一个具有历史性的结论——即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我们将加倍努力在戴维营协议范围内争取进一步的成果。

美国在安理会和对促成这个会议的讨论和协商过程的态度表明了我们的信念，即必需引导巴勒斯坦人民进入和平过程，如果我们要使这个过程终于能够成功的话。合乎正义的和平应该适用于这地区所有的人民。

因此，重要的是，安理会应当理解我们对争取中东全面和平的基本处理办法，因为这种基本处理办法将引导我们对这地区国家和人民的行动和我们对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提议所作的反应。

第一，和平过程的现阶段目前是以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为中心，应促其成功。第二，媾和的基础在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协的全部。第三，以色列及其邻国在安全和公认的疆界内和平共存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权利。第四，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有权参加对他们前途的决定，应加以实现。

我们目前根据这种处理办法积极努力去追求中东的和平。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目前正进行谈判来促成西岸和加沙居民的充分自治。我们相信，这种实事求是的步骤有助于取得我们大家所共享的合乎正义的和平的目标。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进行了直接处理巴勒斯坦的谈判，同时也邀请巴勒斯坦人参加这种谈判。

此外，作为朝向谈判及和平解决冲突的一个步骤，这区域的各方面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停止一切暴力行动和威胁。非暴力及和平解决争端的理论和实践在美国获得广泛的支持，在联合国系统中也是深根蒂固的。

我们不是劝人不行动。问题不应该是“应否采取行动？”而应该是“如何行动，在某个时间内那一种途径最为有效？”我们深信，中东目前进程的动向使我们有理由怀着希望。我们的立场不是劝人不要存着信心，我们希望人们把它当作是一项诺言：我们努力的方向将引向公正的和平。

我认为我同安理会，特别是同我国政府发生关系的两年半里可能最令我自豪的事情是，在我一生中 longest 的一段期间，我国在世界上处理事务，增进其利益，而我国军人不必去杀人，我国的年轻人也不必应召穿着国家的军服赴死。我想这就是我们寻求和平与促成和平解决各种问题的证明，而这些问题都是几十年来我们各国力求加以克服的。

我必须说，我与我国目前的政府没有不和。事实上，我非常以它为荣。我与总统或白宫没有不和。即使与国务院有小的歧见，我与国务卿之间没有歧见，而且我不得不说，我们基本上对目前世界事情应该走那些道路都抱有共同的信念和方针。我不认为我是中了我阿拉伯和以色列朋友的计。我认为不管导致我辞职的原因是什么，我在一开头就张着眼睛看得很清楚，并不是由于跟任何人或任何机构有争执，而只是出于我根本不同意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我两年半以来一直都想摆脱，因为我从来没有赞同过它。

但是当我发现我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面对一个需要某种程度的交流和谅解的问题时，我当时认为交流是不会有危险的，除了危及我的职位之外——而对我来说，我的职位从来都不特别重要。对我来说，对我的国家的责任，对我所信的理想和原则的责任才是重要的。因此我到我朋友的家里去会晤另一位朋友在我不是什么重大的决定，我希望为美国人民稍微提出一个问题，唤醒一些人注意我国由于拒绝交流而产生的悲惨历史。

由于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流，在将近二十年间拒不承认八亿人民的存在才使我们陷入局势紧张的加剧和朝鲜战争。它使我们陷入越南战争。若非我们开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和交往，我们是无法停止越南战争的。我们不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对话和交往而变弱，世界也没有因而变坏。如果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就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也许可以挽救 100,000 或更多的美国男男女女的生命。

中东的局势也可以作如是观，那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不交谈会促成暴力和流血，我认

(美利坚合众国)

为与巴解组织交谈所造成的危险同流血、暴力和可能破坏我们与中东区域许许多多人所保持的关系的危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我已说过，不同巴解组织交谈是一个荒谬的政策，我目前还相信它是一个荒谬的政策。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国方面荒谬到不同巴解组织交谈，那么在这里出席的许多国家不与以色列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荒谬的。因为最后，如果我们要在该地区域保持和平，那么人民就应象朋友和兄弟那样来往，而不应象敌人那样彼此残杀。因此各方都应放弃暴力，就该区域和平的可能性开始交流。我们一位在秘书处的同事曾经因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往返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论断：“围绕韦斯曼的人和围绕阿拉法特的人——它们之相似是很令人惊异的。假如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结合”。我相信，同时也希望，我们将活着看到那一天，在那一天中东人民可以承认他们共同的价值传统，不管是从犹太教——基督教的方面出发，还是从基督教——穆斯林方面出发；而且设法把我们在各种文化和信仰中所享有和使我们在本组织中可以共存这些价值和理想结合起来。

因此，我可以这样说，按照我国的经验，虽然我国有许多人不同意我，暴力差不多是经常失败的，而且看了目前有关各国的经济，我甚至对谁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些疑问。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中东也是如此。我可以这样说，阿拉伯世界的暴力未能摧毁以色列，摧毁以色列的企图已使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精神基础付出重大代价。以色列早期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而以色列目前迫不及待地挥霍其道德资本，把它浪费在追求暴力和摧毁黎巴嫩上并且浪费在建立移民点上，也许正是在这一个行动中，它在肯定第246(1967)号决议时却违反了这项决议。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们制造了一种情况，但这不是因为我的任何作为而产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历史力量席卷而去的单纯的旁观者，而且我欣然而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比较实际地理解安理会是怎样活动的。我想两方面的暴力都失败了。实际上，它是有害无益的。我认为孤立巴解组织是失败了，孤立以色列也失败了。谈判还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会议桌上对这个问题、对

纳米比亚问题和对我们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关系的问题所进行的这种政治家的审议中，我看出谈判可能成功的一线希望。因此在我们相聚这么长时间讨论了世界斗争的过程之后，我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教育的过程，是一个提醒世界舆论的庭堂注意我们生存的世界中公正和不公正的现实情况的过程。

所以，我离开安理会时对它成员的工作是富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我在某方面将仍然是它的一部分，但对我们可能破坏了舒适的外交渠道和违反了很久以来所缔结的一些可笑的协定并不感到遗憾。我这样做是希望安理会的工作将继续下去，将进行下去，而我们大家可以成功地做到本组织赖以存在的标准。

我很荣幸与你们一起工作，我要为此谢谢大家。我必须说，我从你们每一位，从以前一系列会议上在安理会服务的成员学到很多东西。我将一直把你们当作朋友和同事，而且我希望我永远被网罗在你们的工作和秘书处的范围之内。请原谅我冒昧地占用安理会的时间，但是我认为这也几乎是情势所需要的。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在你滔滔雄辩之后，我要说的将是平淡无奇的话，但是我要简单说几句话，以存入记录。

安理会辩论的好处是它提醒美国的舆论注意美国在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方面的外交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美国人民已开始质问其优劣利弊。我们希望，美国这种大众辩论将继续下去，我们也将尽量加以鼓励。

现在还没有人能“摆脱”，因为今天晚上没有举行表决。我们没有使用——象人家指责我们使用的——油桶外交。但是不幸地，我们发现美国对中东问题的外交是颐指气使的。

有些人也许问，没有举行表决，我们怎么会得出这种结论。我不准备公开过去三天以来加紧协商所发生的事，但是主席先生，我们与将受到这场辩论结果影响的有关人们一起努力不让否决权破坏你的形象。我们关怀的是，杨先生在联合国内外从事人权事业，功劳最大而且留有清白的记录，他卸任主席时仍然不折不扣是一个人权斗士。确实说，如果行使否决票，科威特的人民就会质问我：“你怎么坚决拥

(科威特)

护杨大使的？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他却行使否决权”。我们拼命努力的就是要防这一步。

在我们同美国代表团成员和其他人接触期间，我主动地去联络巴解组织代表并向阿拉法特主席送了一份电报，这里有他的复电。我翻译如下：

“我们不能让情势引导我们迫使杨大使，这位伟大的人物，行使否决权。”这就是阿拉法特主席的答复。

我想说，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耐心等待了三十年。他们在合作时表现了宽宏大量，而且他们的希望是无穷的。

主席先生，我向你送别，我希望我们不久将看到你成为人权斗士。去年十二月，我们家里有一个聚会，巴解组织的卡杜米先生参加了，还有一位杰出的美国公民，不过不是一个官员。我们谈着，卡杜米先生很悲哀地说：“布热津斯基有一次说，‘别了，巴解组织’，但是他并没有殷勤地说，‘别了，巴解组织，以后再见’”。主席先生，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我希望你将继续为人类的尊严努力奋斗。

主席：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向我说的非常友好的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已表示希望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在你的友好的话之后，我没有很多话可说，我只想把这些话记入记录：你同我会谈，即使是你的职责所在，却使你失去工作，但是你却保持了你的荣誉和人格。我们承认并尊敬有荣誉感的人，我们也知道怎样报答，因为我们也是有荣誉感的人。

安迪，再见！

主席：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因此，如果没有其他的代表愿意在这个时候发言，我提议散会。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今天议程的项目，日期和时间由安理会成员协商后决定。

在散会之前，我想请安理会注意我们收到关于最近几天黎巴嫩南部频繁军事活动的许多报告。我获知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指挥官已经接到命令作出各种努力，促使这地区立即停火。

安理会的成员记得秘书长最近亲自发出要所有方面节制的呼吁。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也吁请所有有关方面节制，以促使终止这类的敌对行动。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